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九

五季

壬寅（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劉玢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晉以杜重威爲順國（歐史綱目。俱作順德。今依通鑑。）節度使。

安重榮旣誅。晉改鎮州成德軍爲恒州順國軍。以杜重威爲節度使。重威表王瑜（范陽人。）爲副使。瑜爲重斂于民。恒人不勝其苦。

二月。唐以宋齊邱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邱固求預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邱知尚書省事。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從之。

彥澤在鎮屠戮無辜凶殘肆惡雖有行陣微勞亦不足以抵其罪晉主僅以降削示罰實爲過縱使當時執法不阿安有封邱斬關之禍乎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突厥部人徙太原〉爲龍武大將軍

彥澤先爲彰義〈涇州軍號〉節度使殺其掌書記張式決口剖心斷其四支式父鐸詣闕訟冤晉主以河陽帥王周代彥澤鎮涇州彥澤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從讜兄子〉上言彥澤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其如是竊爲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彥澤罪語甚切至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

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禁中。旣而有是命。

漢主龑殂。子玢立。

漢主龑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昌。龑諸子名俱依歐史輯。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翻謀。龑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欷。欲出洪度洪熙而立洪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龑為人辯察。多權術。好自矜大。嘗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窮奢極麗。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

獄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眞蛟蜃也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殂洪度即位更名玢以洪熙輔政

五月唐以朱齊丘爲鎭南節度使

齊丘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鎭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鎭洪州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是爲晉出帝

遼主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

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時晉主在鄴都。殂于保昌殿。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晉主敬瑭。廟號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口。尤溪口也。在延平府南平縣南。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

有神降于博羅縣秦置。今屬惠州府。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其神。神大言曰。張

遇賢當爲汝主。于是羣帥共奉遇賢爲主。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畧。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討之。戰不利。爲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端州人。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後遇賢爲漢所敗。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虔州。唐將邊鎬。白昌裕屢破之。遇賢禱于神。神不復言。其黨大懼。執遇賢以降。斬于金陵市。邊鎬昇州人。白昌裕虔州人。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清字去瑕曲周人。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指揮使劉詞字好謙。元城人。帥衆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冬。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所以裒繭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于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斂之如故

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以爲左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大悅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曦後知其

借于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泉州刺史余廷英貪穢畧人子女。事覺下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曦召見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于后。未幾。遂以廷英為相。于是校書郎陳光逸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殺之。

癸卯　晉天福八年。南唐李璟保大元年。殷王延政天德元年。南漢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鎮。春。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即位于鄴。都。及是始還汴。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遼戰。于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遼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遼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遼主擊晉。遼主頗然之。晉主聞遼將南侵。還東京。然

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搆兵皆書入寇以中土時方一統體例固應如是即宋室運際陵夷然自徽欽以上共主位號猶存至南渡以後稱臣稱姪惟恐不及若仍書入寇則是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為不經矣我國家開刱之初當明末造國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統系予之至順治元年定鼎京師大統已正然明福王猶于江寧僅延一綫故綱

猶與遼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唐主昇殂。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邱亟稱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遏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遏可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方士獻丹餌之。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辯中理者。亦斂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已。本彭城人。徙歙州。為齊王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邱及陳覺相結。又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屢言覺延已岑皆佞邪小人不

目三編所紀並不遽書明亡以絕其祚為福王者使能奮發有為安見不可擬于南宋臨安之局惟是天心既已厭明人事復不能自振長江不守統系于是終絕則福王之所係于明紀者固不同唐桂二王之竄徙無常及宋末昺昰之流離播遷此正千古不易之通義也此條目內舊書遼將入寇謬襲漢唐書法不思彼時中國已瓜分瓦解不成正統而石晉得國之本又出于以父事遼及重貴繼立好事者頗以書臣為恥然稱孫之表仍無虛日以是搆禍即悶愚騃無識之人以祖寇孫有不

可然而笑者哉是當用兩國互伐之文書侵以正其誤且使後之守器者兢兢業業不敢失其統以自取辱殄不失春秋尊王之本義云

南唐主以寵姬一言干預遣之如棄敝屣可謂英斷然既有知子之明乃仍泥立長之見豈長於杜漸防微而絀於思深圖遠耶蓋非道得國者不宜復昌其後於此可以知天道矣

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廬陵人）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悟。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蔚從曾孫）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爲吏部尚書。楊思恭（建陽人）爲兵部

向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已而承祐上書陳十事。首以兄弟相攻為言。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放歸私第。

三月。唐主璟立。

唐主即位。大赦改元。秘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宋齊邱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為才而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之五鬼。　馮延魯字叔文。延巳之弟。一名謐。查文徽字光慎。休寧人。

漢晉王洪熙弒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玢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玢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洪熙卽位。更名晟。以洪昌爲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晟既立。國中議論洶洶。循王洪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譖洪杲謀反。殺之。于是晟欲盡殺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先遣盜刺殺之。其後諸弟洪澤等俱見殺。而劉思潮等亦被誅。

夏四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

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穀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

唐主緣烈祖(李昪廟號烈祖)意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逷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逷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執遼回圖使(回圖務之使也主典互市回圖務注見前)喬榮既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以為回圖使往來

晉既藉北朝以興豈能相抗遼於晉有德無怨背之實為不祥且爾時並無良將精兵之可恃而延廣大言不慚徒貽其君以負義之辱小人庸妄僨國顧如是哉

販易于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于獄凡遼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縶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為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

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
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遼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娶馮濛定州安喜人女爲其
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至是
立以爲后頗預政事兄玉字景臣時爲鹽鐵判官擢爲端
明殿學士與議政事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遼人南侵
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
詔命取之光遠怨密告于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
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遼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

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晉置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北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爲青陽唐縣今屬池州府公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邱樹黨傾之宗泣訴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怒對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益甚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舍

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即杜重威避晉主諱去重）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于民復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節度兼觀察）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

楚作九龍殿

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言身一龍也（先是楚地

巒本書生不能燭珂奸僞固其罪然拒守赴井尚不失硜硜之節徐無黨乃謂其可戰不戰委珂以失貝州不得目爲死事持論不免矯枉過正

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故財貨豐殖。及是。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民多逃亡。各失其業。又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拔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遨。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希範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甲辰　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鎭。閩亡。

春正月。遼克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死之。晉遣兵以禦遼。

遼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思溫之子。將兵南侵逼貝州。光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溫河間人。黜之。珂怨望。密遣

人亡入遼言貝州易取會令温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巒至而遼兵至巒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遼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軍自南門入巒赴井死遼遂破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常山人等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決欲傳位于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己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侯賈崇叩

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于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于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于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遂罷之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遼

晉主以景延廣爲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遼兵至黎陽晉主至澶州遼主屯元城遼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

以知遠爲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遼于黎陽復遣譯者致書于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遼偉王于秀容遼兵遁去

二月遼兵渡河晉主遣李守貞河陽人等分道擊之遼兵敗走

晉博州刺史周儒降遼又與楊光遠通情引遼兵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應州人薛懷讓太原人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遼兵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

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遼兵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遼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遼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遼兵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遼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于戚城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憤怨戮力爭奮。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彝超之弟。侵遼以救晉。

晉詔劉知遠擊遼。知遠屯樂平不進。樂平注見前。

三月。遼侵晉澶州。不克。引還。

遼主僞棄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邱。在衛輝府濬縣詩送子涉淇至于頓

引節北。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于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遼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遼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畧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兵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遼兵引去。遼主帳中小校亡來云。遼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以前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心疑之。曦嘗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曦后李氏悍而酗酒，以賢妃尚氏有寵，妒之，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平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

文進殺之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遂稱藩于晉晉以爲閩國王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爲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爲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延廣搆成遼釁兵革相尋
身膺專閫既坐視戚城之
圍而不救及軍儲不給括
率民財閭閻驚擾又復因
緣罔利蠹國是民瘼於不
問其罪實無可逭乃晉主
若罔聞知方倚任以貽殃
蠹宜其禍不旋踵也

晉因遼兵屢至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盧億字子元河內人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私藏括率使至賦緡錢十萬會審信他出拘其守藏吏指取一囷已滿其數

六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

國節度使或又人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字仲寶長安人）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折西河大姓從遠字可久雲中人）爲府州（唐置今葭州府谷縣是）團練使

初晉高祖割地以賂遼府州與焉會遼欲盡徙河西之

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遼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愼儀爲承旨劉溫叟（字永齡洛陽人崇望從孫）徐台符（武邑人）李澣范質（字文素宗城人）爲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遼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畧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畧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

人亦以是少之。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遣。維翰召學士使爲答詔曰。
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
內地受代。亦須奇材。輝得詔甚喜。遂兵之至也。晉主再
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
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
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
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
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
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等誅朱文進所署
刺史黃紹頗。傳首建州。

朱文進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散員指揮使留從
效謂同列曰。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
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

光遠反側無常。降文非出其本心。留之適以貽患。明正其罪。誅之不爲過當。而乃陰遣人殺之。其誰欺乎。劉友益以晉不能明正其罪。例諸李輔國之靑盜殺是也。至承勳刼父以降。與

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于從効家。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踴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勳延政族子。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臨淮人。家泉州。齎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泉州刺史。從効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從効與戰。大破之。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刼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遼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于遼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邱濤等。

光遠之忘君而叛者罪莫逃相等乃殺其父而官其子是何懲勸然五季之亂亦無一可與語倫理者矣

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刦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晉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于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後遼主入汴。責承勳以殺父。斬之。

閏月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

先是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遣行營都虞候邊鎬等以兵擊延政屯建陽。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嘗爲賈人。習知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遂表請擊延政。且言必克。唐主從之。遣邊鎬以兵從文徽及循伐殷。至蓋竹。聞泉汀漳三州已降于殷。退屯建陽。臧循屯邵武。爲民所執。送建州斬之。蓋竹。鎮名。在建陽縣南。建陽。晉縣。今屬建寧府。邵武。三國吳置縣。宋改軍。今爲府。屬福建。及是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旨林仁翰謂

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遼復侵晉

遼復大舉侵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太原人）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遼主以大兵繼至建牙于元氏晉主憚遼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于是恟懼無復部伍委

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巳 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殷改稱閩而亡。春正月。遼兵至邢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在衛輝府滑縣東北。遼侵邢磁洺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于相州安陽水即洹水注見前。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將數千騎前覘遼兵至鄴都。遇遼兵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兵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

已爲遼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而還俄而遼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爾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藉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遼兵解去遇等乃得還遼亦引軍還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遼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爲然徵兵諸

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殷改國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以指揮使黃仁諷將兵衞之。賞林仁翰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

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唐兵屯赤嶺。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兵涉小。與唐戰。望敗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泉州兵。分守要害。 赤嶺。在建寧府崇安縣。

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

知遠爲晉都統擁兵太原觀其竊議所及於時勢非

不洞曉然未聞一言爲晉書策益以意在自圖故安心坐觀成敗則數語非私慮之乃深幸之也其後抗顏改號稱帝僞假出迎壽陽謬爲不忘故主掩耳盜鈴其能市名欺世乎

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遼克晉祁州。唐末置。今屬保定府。刺史沈斌下邳人。死之。

遼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遼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遼兵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爾終不效公所爲。明日城破。斌自殺。

晉以馮玉爲樞密使。

晉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彥韜。太原人。皆挾恩

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有寵于晉主。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至于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

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爲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漢眞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執漢眞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畧但于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李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已而仁達使人殺仁諷由是兵權盡歸之因大閱將士刺殺卓巖明自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唐以仁達爲節度使

遼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遼兵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遼泰州遼置晉爲泰州今直隸保定府是降之取滿城唐縣今屬保定府獲遼二千人取遂城唐縣故城在保定府安肅縣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遼主還至虎北口即今古北口在順天

在密雲縣東北，兩崖壁立，舊有營城，據山嶺。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後漢書郡國志，蒲陰縣有陽城，即此。遼兵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遼兵踰白溝而河名。其上流爲巨馬河，出易州淶水縣，至定興新城爲白溝河，其下流逕雄縣爲會同河，入于淀。去。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遼軍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遼主坐奚車奚人所造之車。中令鐵鷂遼謂精騎曰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

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將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狥國。乃與張彥澤藥元福（幷州晉陽人。）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遼兵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兵。呼聲動天地。遼兵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遼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槖駝乘

之而走諸將諸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遼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將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每遼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又畏遼之彊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

杜威貪殘畏懦無益於國而有損於民晉主卽不能明正刑章亦豈可復授節鉞且維翰數言於其後此之降遼引寇逆料不爽而晉主懵然罔覺方以密親爲無異志獨忘其父之於後唐乎然晉已負唐而欲望威之必不負晉揆之好還之道亦不然矣

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先是晉復以鄴都爲天雄軍及是威令長公主白求天雄節鉞晉主從之

六月。晉遣使如遼。

遼連歲南侵中國疲于奔命。邊民塗地。遼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舒嚕太后謂遼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于遼。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

詣遼謝過。遼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隷我。則可和。晉以遼主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

秋。八月甲子朔日食。

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嚮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迎。益有寵。有疾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弄權。賂遺輻輳。朝政益壞。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閩自王審知據福建。至延政降唐。凡七主。合六十年。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

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入上元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焚掠建人大失望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冬十一月晉桑維翰罷

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譖桑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

崧爲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丙午 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宋齊邱爲太傅。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于景達曰。宋齊邱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之言于唐主曰。齊邱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唐主乃以齊邱爲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

唐以李建勳馮延巳同平章事。

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

言。多樹朋黨。水部郎高越字沖遠。幽州人。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戶。初。唐主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于是稱疾縱酒。不復與朝廷事。嚴續字興宗。可求之子。

二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唐泉州牙將留從效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從效表聞于唐。唐召繼勳還金陵。以從效為刺史。後從效兄從願復取漳州。唐不能制。乃建清源軍于泉州。以從效為節度使。從效遂據泉漳。從效勤儉養民。部內安治。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

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莫州清苑人。叛降遼。

定州西北有狼山。在易州西南。亦曰郎山。上有西水及姑姑窩等寨。其土人築堡于山上以避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遼絶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據城自保。遼人入境。帥衆邀擊。頗獲其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于遼。請爲鄉導以入晉。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于遼。延翰

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遼南侵，宜爲之備。

六月，晉復以馮暉爲朔方節度使。

初，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至五千匹，晉朝忌之。徙鎮邠州，又徙陝州，歲中，入爲侍衛都指揮使，暉乃厚事馮玉、李彥韜，復求靈州。會羌胡作亂，党項拓跋彥超最爲大族，暉在鎮，留之州下，賜予豐厚，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罷鎮而縱之，王令溫代鎮，不厚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諸部怨怒，皆叛。遂有是命。暉在道，擊敗彥超，遂入靈州。暉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秋七月，河決。

河決楊劉，西入莘縣，注見前。廣四十里，自朝城注見前。北流。

嗣又溢歷亭等處。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人朝。宴賜甚厚。使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遼。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于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于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唐攻福州。不克。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仁達。必令入朝。宋齊邱亦薦覺可使唐

主乃以覺爲宣諭使厚賜仁達仁達知其謀見覺詞色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自恥無功至建州矯詔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大怒羣臣皆言兵業行不可止唐主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覺延魯魏岑爲監軍使又命留從効王建封以兵會攻福州仁達遣使乞師于吳越吳越王佐令統軍使張筠以兵三萬救之會唐兵已入福州外郭吳越兵至禦之不利唐諸將爭功進退不相習仁達固守第二城攻之不克

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遼十一月至瀛州與遼戰不利而還

先是。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馮玉李崧命杜威致書延壽。延壽復書。乞發大兵接應。至是。遼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言城中遼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己爲內應。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與晉主議之。以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爲之副。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威守貞會兵于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出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遼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還。

遼大舉侵晉。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遼。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後晉自高祖至出帝。凡二主。合十一年。

遼主大舉侵晉。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遼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遼夾滹沱而軍。遼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

許。遂不去。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應，夜募壯士斫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一名迪里，字罕扎達魯之子。考五代史，翰號阿巴，入汴後，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遼史外戚表，太宗入汴，賜后族小漢曰蕭翰。所載各不同。按迪里舊作敵烈，罕扎舊作箕真，達魯舊作敵魯，阿巴舊作阿鉢，今並改。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採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恟懼。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

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爲遼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遼軍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

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爾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遼以新兵繼之淸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遼人遂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遼威潛遣腹心詣遼主牙帳邀求重賞遼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于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爲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遼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引遼主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遼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

拒之。遼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至是。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遼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郭璘邢州人。

遼主引兵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于宮中起火。自攜劒驅後宮赴火。為親軍將薛超（遼州平城人。）所持。俄而彥澤傳遼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表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

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遼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以晉主命召桑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公領大鎮握彊兵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自謂有功于遼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于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嚮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請誅彥澤事具前彥澤遷晉主于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

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所上遼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于李筠筠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遼復任用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遼主云其自經遼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遼降遼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眞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于郊外遼主曰吾遣奇兵取大

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遼主于封邱遼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丁未（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漢興凡四國三鎮）春正月遼主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遼主伏路側請罪遼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于封邱門外遼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遼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

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于赤岡。在開封府城東北。先是張彥澤與晉閤門使高勳不協。及引遼入汴。殺勳叔父及弟。至是勳訴于遼。遼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爭投牒疏彥澤罪。遂與傳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詬罵。以杖扑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遼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驛名。今爲鎮。在開封府祥符縣東北。夜扼吭而死。

遼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故城在今奉天府開原縣。遼史地理志。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征渤海。還至此。有黃龍見城上。故名。後廢。遼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于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

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既而遼命遷之黃龍府考通鑑以黃龍爲即慕容氏之和龍城蓋因南史謂北燕馮氏爲黃龍國故引之不知燕之和龍在遼水之西遼之黃龍在混同江之南其地相去甚遠南史所謂黃龍國者蓋亦一時漫語未嘗實指其地不得引以爲據也

遼以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遼主引兵入宮諸門皆以遼兵守衛磔犬懸羊皮爲厭勝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鄧州入朝遼主素聞二人名

從古第一無恥者莫如馮道時人善其言不過以其詭辭止殺耳然彼時打草穀者自若何嘗爲之止暴哉則道之俳語仍屬諂諛之意而時乃韙之豈不大謬

皆禮重之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于樞密院祗候道之入朝也遼主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遼主喜又嘗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時人善其言遼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諸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建塘之子據涇州拒遼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遼分遣晉降卒還營

初杜重威重威在晉避晉主諱名威至是復舊名既以晉軍降遼遼主悉收其鎧仗貯恒州驅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謀曰晉兵在他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

延壽俘晉歸遼。特爲覬覦
非望耳。勸留陳橋降卒數
言。無識者或以爲乃心北
朝。亦陰爲晉軍釋長平慘
毒。可云小人一節之善。不
知遼主必不久處大梁。延
壽乃意南朝軍國入已掌
握。特欲藉是以外結人心。
且自張羽翼耳。爲遼爲晉
之論。何異癡人說夢耶

撫之。徐思其策。遼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
求餼。咸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遼主猶欲誅
晉兵。趙延壽說之。延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
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之乎。遼主變
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
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讐敵。東西數千里。常
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
歸。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
取之乎。遼主曰。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分以戍邊。
則吳蜀不能爲患矣。遼主曰。昔吾失于斷割。悉以唐兵
授晉。既而反爲仇讐。今幸入吾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
乎。延壽曰。歸留晉兵。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
其家于恒朔。每歲分番使
戍南邊。何憂其爲變乎。遼主悅。由是陳橋兵始得免。
分遣還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

從者百餘人。遼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舊在正定府城東南。跨滹沱河上。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遼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遼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遼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遼主謂判三司劉昫曰。遼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

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民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遼。皆思逐之矣。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遼。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為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彊。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遼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遼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遼主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字秀峰。安陽人。奉表稱臣。遼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虜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既而遼主以知遠觀望不至。使謂曰。汝不

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孔目官郭威言于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于得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況氷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王峻劉知遠文言契丹。仍依當日原文書。說具前。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于遼。又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太弟。

唐主立其弟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景達為齊王。子冀為燕王。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嘗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景達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

羣小交搆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張易字簡能掖縣人

唐遣使如遼

唐主遣使賀遼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遼主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遼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于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遼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爲中京留守

遼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

遼當國勢強盛時經略中原所過摧枯拉朽幾於大業可成乃甫入大梁即襲用通天絳紗等復呼伏閤門赭袍從事捐淳龐而徇浮譽非開剏所宜抑且忘本不祥天道厭之宜其未及旋轅遽攖多故也其後金元皆懲迂牛改正易服之說屢稟不章亡不旋踵讀史者可不戒諸

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朔。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于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遼主負約。心快快。乞爲皇太子。遼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延壽遷官。時遼以恒州爲中京。張礪奏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遼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肇

字化源鄭州滎澤人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中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魏州冠氏人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遂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爲遼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晉縣今屬山西平定州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故晉主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前注見而還故晉主既出塞遼人無復供給至錦

州遼置今爲府屬奉天合拜按巴堅墓故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故晉主俱自殺不果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

遼主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時遼主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爲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關納衆殺遼兵數百據州自稱留後已而與晉潞州皆殺遼使者奉表詣晉陽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濟州賊帥王瓊。攻遼將朗烏。舊作郎五。今改正。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朗烏。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朗烏于牙城。遼主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遼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遼以李從益爲許王。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夫人。明宗女也。

淑妃詣大梁會禮。遼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復歸于洛。

遼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羣盜陷宋亳密州。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遼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

三月朔。遼行入閤禮。唐故事。天子正殿謂之衙。衙有仗。便殿謂之閤。其御便殿也。自正衙喚仗出閤門而入。百官俟朝者因隨之入見。謂之入閤。

遼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遼者。

遼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

遼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舒嚕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遼主后。自翰以蕭爲姓。于是遼后族。皆稱蕭氏。說已具前。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擊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即白龍江別名在福州府城南。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軍衆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欲縱其登岸而盡殺之。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求一戰而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于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

延魯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仁達舉所部授之。後仁達爲吳越戍將所殺。夷其族。

遼主德光發大梁。

遼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至相州。梁暉乘城拒守。遼攻之。及城陷。盡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遺民僅七百人。而髑髏至十餘萬。遼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汝亦有力焉。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劉崇有太原始此。

夏。四月。晉以劉信（漢主從弟。）史弘肇爲侍衛指揮使。楊邠爲樞密使。郭威爲副使。王章（魏州南樂人。）爲三司使。

晉以蘇逢吉（京兆長安人。）蘇禹珪（密州人。）同平章事。

時制度草創。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與禹珪同在中書。決事多違舊制。而逢吉尤納賄賂。謗者讙沸。

晉以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避晉主名也。）置永安軍于府州。（注見前。）以從阮爲節度使。

遼侵潞州。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并州人。）守嵐。憲。（憲州。唐末置。治樓煩。故城在今忻州靜樂縣。）

遼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晉主遣史弘

肇將兵救之。又以鄭謙爲忻代都部署。閻萬進爲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遼主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遼兵勢。

晉以武行德太原榆次人。爲河陽節度使。

遼以船載晉鎧仗。泝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衆以爲然。即相與殺遼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晉主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遼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唐流陳覺于蘄州馮延魯于舒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延巳延魯岑覺四人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言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流覺于蘄州延魯于舒州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卬延巳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但罷延巳爲太弟少保貶岑太子洗馬熙載屢言宋齊卬黨與必爲禍亂齊卬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

遼主德光殂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遼主至臨城得疾。至殺狐林在正定府欒城縣西北。王幼學曰。村民于林中射狐。殺之。因名。而殂。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趙延壽恨遼主負約。卽日引兵入恒州。遂永康王鄂約。東丹王托允子。托允入中國。曰李贊華。爲唐廢帝所殺。鄂約立。追謚讓國皇帝。按鄂約舊作兀欲。今改正。以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自稱受遼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鄂約。與諸將同。鄂約銜之。遼主喪至國。舒嚕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五月。遼鄂約執趙延壽而自立。

鄂約召延壽及張礪等飲。鄂約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鄂約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

遣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後數日。集番漢之臣于府署。宣遼主遺制。即皇帝位。既而鄂約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舒嚕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勒兵歸。以滿達勒德光從弟。舊作麻答。今改正。為中京留守。鄂約之即位也。舉哀成服。尋即易去。以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于內。及歸。晉文武吏卒。皆留恆州。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

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晉主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關名。注見前。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

粟少民發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楚王希範卒。諡文昭。弟希廣立。字德嗣。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弘皐皆欲立希廣。拓跋恒曰。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不從。稱希範遺命。共立希廣。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晉史弘肇克澤州遼照崔廷勳等遁去

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欲召還使問之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崔廷勳耿崇美奚王伊喇擁衆北遁遼人在河南者相繼引去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于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力也知遠由是倚重之

遼將蕭翰刦李從益稱帝于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遼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

匿于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諸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城中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從益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蕭翰至恒州與滿達勒以鐵騎圍張礪之第執而鎖之礪抗聲曰欲殺即殺奚以鎖爲是夕憤恚而死

六月吳越王佐卒諡忠獻弟倧嗣

從益知南朝軍國事由逼脅爲之勢不由己其於從漢亦誼無名分之嫌必當如宋之誅張邦昌也知遠曾身事明宗至此誼無一盂麥飯之念湘陰狠狽宜其及已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遼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沙陀部人家太原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使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自遼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强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遼主鄂約幽其祖母于木葉山。注見前。

遼舒嚕太后聞鄂約自立。大怒。發兵拒之。鄂約以偉王爲前鋒。相遇于石橋。太后以李彦韜時從晉主北遷。隷太后麾下。爲排陳使。彦韜迎降于偉王。太后兵敗。鄂約幽太后于接巴堅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侵。

唐以李金全爲北面招討使。

唐主聞遼主德光殂。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漢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降遼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鎭制下拒而不受遣子質于滿達勒求援滿達勒遣其將楊袞將遼兵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漢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充贍

閏月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恒州將何福進河南人李榮太原人逐遼將滿達勒遣使降漢

滿達勒貪猾殘忍民間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常疑漢兵稍稍廢省

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潛結軍中壯士奪守門者兵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遼人戰榮召諸將幷力指揮使白再榮（史不詳何所人）狐疑軍吏逼之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滿達勒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朔遼人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于城外欲奪遼寶貨婦女衆懼而北遁滿達勒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耶律忠

卿郎馬合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以再榮位在福進等上乃以爲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虐漢人嘗事滿達勒者皆拘之以取其財恆人謂之白滿達勒已而漢以再榮爲成德留後尋爲節度使踰年始以何福進李榮爲刺史

八月漢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蕚守朗州

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希蕚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蕚來奔喪彥瑫白希廣遣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希蕚求還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

乃厚賂希蕚遣還朗州希崇嘗爲希蕚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

荆南襲漢襄郢不克

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遼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九月漢以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會

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詔幸澶魏勞軍

冬十月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字元輔）叛降于蜀

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爲漢所容遣使降蜀

漢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漢主至鄴都城下舍于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于執政

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于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初。遼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于繁臺（在開封府祥符縣東南。九域志。本梁孝王吹臺。其後有繁姓居其側。人遂以姓呼之。）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幷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十二月。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承訓孝友忠厚。達于從政。人皆惜之。

漢主還大梁。

漢鳳翔節度使侯益汾州平遙人。叛降于蜀。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倧而立其弟俶字文德。

倧性剛嚴。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倧惡之。有所謀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倧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倧叱之不退。猝愕言倧倉猝驚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于俶。因帥諸將迎俶于私第。稱倧之命。承制授俶鎮海鎮東節度使。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俶

兄終弟及雖從權而不詭於正未聞兄在而弟可以代其位者况誅出奸臣廢立乎俶既能與進思立約始出視事則其進退倚非不克自主者乃承訓請除元惡則以反覆伏誅而進思脅制故君竟以含容廢法使非隱德其援立之功何用刑與輕乃爾况衣錦軍之逃護寔使之歸行之教戒丁寧特外博友愛虛名其心則不可問也使非薛温衛救俶其能免篡逆之罪耶

始視事。俶遷倧于衣錦軍。遣都頭薛温將親兵衛之。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既而何承訓請誅胡進思。俶惡其反覆。殺之。進思屢勸俶殺倧。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不從。進思乃夜遣其黨二人。踰垣而入。倧闔戶大呼。温聞之。率衆而入。斃二人于庭中。以告俶。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由是益忌進思。進思憂懼。疽發背死。

戊申 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邢州人。等經畧關中。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將軍王景崇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畧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蜀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漢主許之。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內。敕之曰。

二人之心皆未可知爾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漢主更名晸。

趙匡贊侯益叛蜀還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贊不俟李恕反命已離長安。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恐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魏州人）首請自文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廷珪聞匡贊已入朝。欲引歸。景崇邀敗之。張虔釗至寶雞。侯益拒之。虔釗夜遁。景崇追敗之于散關。

漢主晸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楊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即位。

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漢以侯益為開封尹。

侯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兵。益曰。臣欲誘致而殺之耳。漢主哂之。益富于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遂以益

行開封尹。

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

侯益盛毀王景崇于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並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于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既入城，即大譟，持白梃入府，開庫取鎧仗。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建立之子）為永興（時改晉昌軍為永興）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為

邢州留後。

漢復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遼將耶烏滿達勒掠定州而遁。

初。遼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及北歸。徙方簡大同。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遼攻之不克。未幾。遣使歸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耶烏聞鄴都平。常懼華人爲變。與滿達勒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泰州刺史。每遼人南侵。兄弟奔命。遼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遼者。皆復爲漢有矣。滿達勒至其國。遼主鴆殺之。

漢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宜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

門下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于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陝州平陸人將兵西據潼關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爲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于邠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五月河決魚池魚池口在衞輝府滑縣西南

六月戊寅朔日食

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閲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至是降蜀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成都人知樞密院事

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孟知祥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皆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遼。

初高祖鎭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青州人勸崇爲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

傾府庫以餌衆而叛卒益驕莫可控馭此五季積習所以不可爲也但言厚賞足奪人所恃而不知士心附威適遂其篡國之計長樂老猶復有善策耶

以備遼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禀承。

漢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于威。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于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彦琦（代州雁門人。）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舍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

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甘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刻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于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于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于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

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于竹林。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引還。既而景崇復告急于蜀。蜀主再遣思謙救之。思謙進屯散關。擊敗漢兵。趙暉告急于郭威。威自往赴之。至華州。聞蜀兵以食盡引去。遂還。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字德長知留後。

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

初。漢高祖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

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别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甚謹。而二弟嶼嶬。時乘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先爲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及三叛連兵。羣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雖姦盜屏跡。而寃死者甚衆。李嶼僕夫葛延遇。被嶼杖責。遂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字爲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

究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制。延遇。濬後周廣順初始伏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

五季

己酉 漢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二月漢以靜州本靖邊軍五代時改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隸定難軍

漢詔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漢人故以恩澤羈縻之李氏世據夏漸以桀驁遂成宋時繼遷之叛

遼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本唐昌黎縣遼置州後遷治永霸縣故城在今錦州府錦縣

晉李太后詣遼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遼主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遺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

以給食頭之遼主德光之子舒嚕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夏四月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獲史弘肇腰斬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漢郭從義尋誘殺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李肅肅建人前爲晉昌節度副使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污我欲自殺張氏曰曷若勸之歸國會長安城中食盡思綰好食人肝又好以酒吞人膽及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

計窮不知所出。思綰向肅問自全之策。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若翻然改圖。自可不失富貴。思綰從之。遣使請降于漢。漢以爲華州留後。已而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郭從義疑之。密白郭威。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于市。

六月。癸酉朔。日食。

秋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先是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擊敗之。擒其將魏延朗。王繼勳以衆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及是克其外郭。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及所署將

漢時以燒梁獄辭爲善處家人骨肉因而撓法庇人者輒引之爲口實爾時朝臣多通藩鎮固屬常伎倆至詞意已涉悖逆而竟甘心置之不問以爲一切保全奸回之徒誰復知所懲創者此非魍魎自消乃日中見斗耳然彼時事勢亦無足責備矣

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于市。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魍魎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鋌而返。抒廁。抒除廁溷之賤人。郭威自河中還過洛。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己。不見。即以頭子帖。即堂命白文珂代守恩。朝廷不之問。守恩歸至大梁。廣爲貢獻。厚賂權貴。亦竟不獲罪

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

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固爭以爲不

可乃以王贇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希萼遁去。希萼之敗兵也。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及敗。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希萼弟希瞻爲靜江節度使。以希萼希廣交戰。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背死。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樞密楊邠。宣徽王峻。吳虔裕。三司王章。侍衛史弘肇。九人與威而九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亦徧

吳越當五季時安有閒田第以日尋兵革所在多草宅汙萊耳務廣田丁不增賦役雖僅偏隅休息之計然錢氏在十國中較爲可觀如俶允是强人意固不得以連類而並譏之矣

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

吳越王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蒲雍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自焚死。諸將乃降。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時與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狎暱。爲褻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聽。後。姓。匡贊。瑕邱人。郭允明。太原人。度辭。隱語也。張昭。即昭遠。避漢祖諱。改焉

長民者果能公廉慈愛原不在日議除傜減賦始稱仁政乃馮道無識既云審交之政無以踰人又曰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其言矛盾固不足論正恐巧宦徇名者不能核之以實政則乞葬立祠徒為後世保留去思之鼻祖耳

庚戌 漢乾祐三年是歲四國三鎮漢亡。 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傜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夏四月。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人以遼將南侵。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之。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

宰相令僕會飲沈湎已乖政體而使氣護毆武臣矜鈴劍微長文士詡毛錐薄技甚至醜語詬詈鋒刃幾加儀檢蕩然矣隱帝不能詰治復令釋和於杯酒之間紀綱陵替若此安得不亡

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糧。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禀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自是將相始有隙。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異同。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財賦何從可出。毛錐。蓋言筆也。他日。王章復置酒。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在坐次。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故酒家倡也。意逢吉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哭止之曰。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于是將相如水火。漢主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

漢以郭榮爲貴州刺史。貴州。隋置。今廣西潯州府貴縣是。五代時。地屬南漢。郭榮以天雄牙將遙領刺史。

榮本姓柴。父守禮。邢州龍岡人。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

養以爲子。崇即周世宗妹見此

五月，漢以折德扆從阮之子。爲府州團練使，

時從阮舉族入朝，故有是命。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于漢主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禀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于疆埸之事，臣願竭愚。漢主斂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埸，嚴飭守備，如遼人侵掠，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閏月，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大梁城西面南來第一門也

暴起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六月。河決鄭州。

秋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遼。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遂卒。後周顯德中有自遼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九月。馮希蕚遣使乞師于唐。唐遣兵助之。

希蕚先奉表于漢。請別置進奏務于京師。漢主不許。亦

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漢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往助希萼。先是。希萼誘溪洞諸蠻。北攻益陽。楚將陳璠等敗死。潭人震恐。既而劉彥瑫言于希廣。以兵萬人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希萼遣兵逆戰。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弟泣不知所為。遣其屬孟駢說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讐。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于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于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弒其主承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

向之矜毛錐者非王章乎此又謂之不喜文臣甚矣記載家之鮮實也

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頎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御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括摭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粗安。然章吝于出納。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于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并州人。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銖陝州人。罷歸。銖前爲平盧節度使。以貪虐徵還。久未除官。共怨執政。

隱帝信左右讒譖一日而誅戮六臣遂成趙村之禍其失固不待言然楊邠史弘肇專擅自恣目無君上王章聚斂刻急民怨日滋等行取禍之道乃尹起莘發明于綱目書法專歸過于隱帝并郭威之弒逆亦曲宥而曲貸之眞昧於大義矣

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于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

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僕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業賫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李太后弟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大名人。時將兵屯澶州。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真定人。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苻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洪義兄。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于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

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翰林天文趙修己浚儀人善術數初爲李守貞客守貞欲反修己爲言時命不可勿妄動不聽及守貞敗復爲翰林天文時從郭威在鄴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舍七筯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遂趣滑州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

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邱。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言。宜其亡也。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馬倒。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稍降于北軍。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七里寨。在開封府城北。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元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弒。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令諸將分部禁止

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于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于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承勳爲嗣。太后曰。承勳久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于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帥百官表

希廣繼馬氏之業則爲楚君名分已定而希萼叛之非唯傷同氣之情并忘君臣之誼矣例以大義滅親無可寬假乃希廣遣將之

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爲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詔令。具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尋以爲樞密副使。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羣臣請之也。威殺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于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威不許。

遼人破內邱。本漢中邱。隋改名。今縣屬順德府。克饒陽。漢遣郭威將兵擊之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先是。希萼攻岳州。刺史王贇收守不下。希萼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

始則戒勿傷其兄及其降敗惟信巫效僧束手待斃亟不知悔寤乎其爲鈍夫而已

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慚。引去。遂下湘鄉。後漢縣。今屬長沙府。至長沙。屯水西。楚將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指揮使彭師暠士愁之子。登城望之言于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易破也。請令可瓊等陳山前。臣以步卒三千。自巴溪即麻溪。在長沙縣北。渡江。湘江也。注見前。出嶽麓山名。在長沙府善化縣西。衡山足也。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送款于希萼。遂沮其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于江上。舉手以御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自衣僧服。膜拜求福。朗兵水陸急攻。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劉彥瑫按兵不救。彭師暠戰于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

陷。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于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希萼入府。捕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鈍夫也。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于瀏陽門外。希萼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瀏陽門。長沙東門。以通瀏陽水名。瀏陽水。出長沙府瀏陽縣。西北流入湘。

漢劉贇發徐州。

贇留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

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贇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贇召崇

威登樓。執手而泣。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急召令超。夜刼崇威奪其兵。北走晉陽。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贇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贇于外館。殺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自殺。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鎭。相繼上表勸進。後漢自高祖至隱帝凡二主。合四年。

南漢以宫人爲女侍中。

南漢主以宫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

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閩清人。）等用事。（延遇陰險。多計數。後主薦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卽日用之。龔澄樞。南海人。）

辛亥（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十月。湖南亡。）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是爲周太祖。）

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春秋有郭公。公羊傳曰。虢謂之郭。音之轉也。）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贇雖迎立而大位未踐成否尚未可知李驤請據孟津實爲河東自全上策且於湘陰繼統亦無所損劉崇乃以其子將爲帝遽有侈心視忠言如枘鑿輕加戮害卒之宋州雖作北漢纘業未終欹器滿覆之戒不其然乎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太后。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正定人）。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

所公勿以爲憂。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

廷美楊温。聞湘陰公贇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贇以書諭之。

遼使至大梁。

遼人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遼主懼。引兵還。遣使請和于漢。會漢亡。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敘革命之由。

周以王殷爲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遼境。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爲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爲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周主威弑漢湘陰公贇于宋州。漢劉崇稱帝于晉陽。是爲北漢

劉崇即位于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隆州晉漢間置。地在今岢嵐州。餘注俱見前。以判官鄭珙趙華。滎陽人。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于微寒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䟽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于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爲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鎭寧節度使

選朝士爲之僚佐以王敏崔頌協之子爲判官王朴字文伯東平人爲掌書記

遼遣使如周周報之

北漢遣使如遼乞師。

初遼主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伊納克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遼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已而遼主遣使如北漢。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之。致書稱姪。請行册禮。潘伊納克舊作聿撚。今改正。

周克徐州。鞏廷美死之。

夏。四月。蜀以伊審徵字申圖。太原人。知樞密院事。

審徵。蜀高祖孟知祥廟號。之甥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以經濟爲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忠爲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畧論議忼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楚朗州將王逵（朗州武陵人）周行逢（亦武陵人）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廬陵人）爲留後

先是楚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

楚王希萼既得志殺戮無度縱酒荒淫使逵行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愁怨逵行逢帥衆逃歸希萼遣兵追之逵行逢擊殺殆盡遂入朗州推楚王希萼兄子光惠爲留

後及是達行逢以光惠愚懦嗜酒辰州（隋置今爲府屬湖南）刺史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達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推言權武平留後求節于唐亦稱藩于周

遼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旻

遼燕王舒幹（遼史作察罕　按舒幹舊作述軋察罕舊作察割今並改）弑其主鄂約而自立舒嚕討殺舒幹而代之

北漢遣兵伐周遼主欲引兵會之與諸部議諸部不欲南彊之行至新州燕王舒幹作亂弑遼主而自立齊王舒嚕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舒幹殺之立舒嚕爲帝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舒嚕年少好遊

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五代史遼史俱作璟

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楚王希萼悉以軍政委其弟希崇希崇與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謀作亂會希萼宴將吏威等先驅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縛希萼而囚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希崇遣彭師暠廖偃幽希萼于衡山縣師暠偃奉希萼為衡山王初希萼入長沙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師暠曰欲使我為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與衡山指揮使廖偃謀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召募徒衆各州縣多應之

希萼弒希廣而自立實為楚之亂臣師暠素事希廣當以殺君為重則希萼乃其仇也方其大呼請死時勁氣凜然頗似明於不二

之義者既不能殺賊雪憤
且奉為主而謹事之何其
厚乎尊而薄于廣也

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楚自馬殷據湖南。至希崇降唐。凡六主。合五十六年。

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將兵萬人趣長沙。希崇率弟姪迎拜。鎬下馬稱詔勞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廩賑之。楚人大悅。是月。唐將劉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既而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

遼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遼遣蕭裕矩舊作禹厥今改正。將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雲州人。何徽等共拒之。

唐以邊鎬爲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馬希萼望唐人立已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鎬趣希崇希萼入朝。希崇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希萼亦與將佐士卒萬餘人東下。尋至金陵。唐主以希萼鎭洪州。希崇鎭舒州。

唐百官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恐守之甚難耳。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于此乎。　高遠。字悠遠。幽州人。

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

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

王峻留陜州旬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

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以三日西征。峻因使者言于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勅罷親征。

周王峻至晉州。遼北漢兵夜遁。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遼人思歸。聞王峻至。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遼漢兵。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指揮使藥元福康延治。將騎兵追之。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遼人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于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人。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壬子

周廣順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劉言據湖南。

春正月。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

彥超反周發兵討之

初周主既立彥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賜詔慰安之及徐州平彥超疑懼日甚潛以書結北漢又求援于唐周主遣使與誓彥超愈不自安反迹漸露至是彥超發鄉兵入城爲戰守之備又多募羣盜剽掠鄰境周主以曹英即曹威避周主名改爲都部署向訓向氏宋向戌之後訓河內人後更名拱字星民爲都監藥元福爲都虞候討彥超唐主發兵軍下邳以援彥超周師逆擊大破之彥超勢沮英等至兗州設長圍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長圍合遂進攻之彥超之將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于國家非有私憾况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匱財死者甚衆周度遂爲彥超所殺

二月唐設科舉既而罷之

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幽州人）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于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

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

唐以延巳晟爲相旣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文蔚疏劾延巳事具前）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

夏四月丙戌朔日食

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以曹英久無功。下詔親征。至兖州。使人招諭彥超。不從。乃命進攻。彥超貪吝。人無鬭志。將卒多出降。官軍克城。彥超赴井死。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周主欲悉誅其將吏。翰林學士竇儀字可象。漁陽人。見馮道范質與共白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

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在曲阜縣城中。即闕里故宅。拜其墓。注見前。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

蜀大水。壞其太廟。

遼幽州節度使蕭海真（遼史作國舅蕭默赫特。世宗后之弟也。按默赫特舊作眉古得。今改正）請降于周。不果。

李濤之弟澣在遼。為勤政殿學士。與海真善。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諜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無遠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度其情勢。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秋九月。遼攻周冀州。周兵拒卻之。

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不合衆心。唐主使鎮經畧朗州，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逵及周行逢、何敬真（武陵人）、潘叔嗣、張文表（俱朗州人）等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邊鎬遣屯兵益陽，逵等克之。遂至潭州，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司馬。唐將守湖南諸州者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遼大水

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周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

穀以病臂辭位周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命刻名印用之

周立訴訟法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謂代人申訴）

周慶州注見野雞族黨項別種居慶州北反遣折從阮討之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從折從阮爲靜難節度使討之已而野雞族降殺牛族復反周主以郭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黜廢于家選良吏爲刺史以撫之會解州刺史郭元昭代歸元昭故與樞密魏仁浦有隙甚懼仁浦知之即白周主以元昭爲慶州刺史殺牛族亦黨項別種

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至是鎬削官坐譴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

邊鎬庸碌下材務姑息而不知要領其始撫綏安輯民未嘗不受其益繼而因循不振流爲廢弛愛人而不得其道非惟害人而并以自害逮乎菩薩興誚每況愈下誠可鄙耳

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先是。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邊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唐主不聽。及是。思廣言。拜本縣令。

十二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

周靜難節度使侯章。并州榆次人。入朝。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癸丑　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王逵據湖南。春。正月。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

劉言上表于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為武平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

寓兵于農古制既不可復自充國建議屯田猶得寓農于兵之意然其大要惟在實邊備省輸輓經理得宜庶乎有事可戰無事可戍均不失爲良法若五季中原宿兵徒成弊政募高貲而捐逋賦名是實非則誠不如其已矣

爲武安行軍司馬敬眞尋爲逵所殺

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爲言敕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主曰利在于民猶在國

也。朕用此錢何爲。唐草澤邵棠上言。近遊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于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爲之備。

遼攻周定州。周擊走之。

周鎭寧節度使郭榮入朝。

先是。榮屢求入朝。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行視決河。周主以決河爲憂。峻請自行視。榮復請。周主許之。至是。乃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于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效之。

馬全義。幽州薊人。

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還大梁。因求領鎭。故有是命。

二月。周更作二寶。

初遼主德光以晉傳國寶北還至是更以玉作二寶。五代會要。時製寶兩座。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

周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衍字祖德。曲阜人。兗國公四十五世孫。陳觀爲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浸不遜。峻退。周主幽之別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三月。周主以郭榮爲開封尹。封晉王。

夏六月。周九經板成。

後唐長興中所刻九經板。至是始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毋氏。齊宣王翁封毋鄉。其後因以爲氏。昭裔。河中龍門人。

王逵執劉言殺之。尋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逵上表于周。誣言欲降唐。幽之別館。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周從之。逵以周行逢知朗州事。使潘叔嗣殺言于朗州。已而逵復徙治朗州。以行逢知潭州事。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秋七月。唐大旱。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鬬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詔以舟車運載者勿

予。

八月。周塞決河。

周大水。

周築郊社壇。作太廟于大梁。

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于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于大梁。

周鄴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

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周主聞之不悅。因其入朝。留充京

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殺之。

唐復置科舉。

從知制誥徐鉉之請也。

冬。十二月。周主朝享太廟。疾作而退。

周主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寅　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皇帝榮立。冬。北漢乾祐七年。旻子鈞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朔。周主祀圜丘。

周主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

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時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周主疾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初。周主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至是。翰請間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于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主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曹翰。大名人。

周遣使分塞決河。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周主威殂。晉王榮立。是爲周世宗。

二月。北漢主以遼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即李榮。避周主名改。逆戰。敗績。

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遼。遼遣其政事令楊袞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吐谷渾人。爲都部署。張元徽武安人。爲前鋒使。與遼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兵逆戰。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

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注見前。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

馮道歷事四姓浮沉取容未聞有所建白忽于周主白將一節曉曉不休既非致主之忠又無料敵之智而激切諫言頓似強項此非沽直名[illegible]彼天性畏事即使北漢至而周祚移彼又將從北漢而保祿位周之成敗固非所介于懷也

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周主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周主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周主曰。以吾兵力之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周主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兼行速進。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周主慮其遁去。趣諸軍急進。北漢主陳于巴公原。在澤州府鳳臺縣北。今名巴公鎮。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憲州人。李重進。滄州人。周太祖之甥。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并州陽曲人。守

曲人。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兵少。悔召遼兵。遼將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勁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主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涿郡人。宋太祖。即時爲宿衞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張元徽前畧陳。馬倒。

爲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劉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滿谷委棄輜重器械不可勝紀是夕周主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周主休兵高平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以訪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周

主稱善。卽收愛能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矣。永德稱趙匡胤之智勇。周主擢爲殿前都虞候宋太祖事始此。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遣王得中送楊袞還。因復求救于遼。遼主許之。已而得中歸。値周兵。囚送于軍。周主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卽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城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則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居數日。周人縊殺之。王得中。上黨人。

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盂縣漢置。今縣屬平定州。汾遼州降。

周主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晉陽城下。未議攻

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周主始有兼并之意既而北漢憲嵐州降周周又克北漢石州沁忻州亦降

周中書令馮道死

道少能矯行以取稱于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滑稽多智浮沈取容益以舊德自處然是時天下大亂道視喪君亡國未嘗以屑意方自著長樂老敘述所得累朝階勳官爵以爲榮君子鄙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觀馮道長樂老敘自述以爲榮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夏五月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

人君躬攬庶政則權不下移奸欺無由得售所全實多高錫狃于晏安習見但以垂拱爲得大體而不知勤幾實據治原藉如所言擇人分任而不復稽其職

周主自潞州趨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騎數千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等擊之史彥超爲前鋒恃勇輕進爲遼所殺周兵死傷甚衆彥卿引兵還晉陽時方久雨士卒疲病會彥超死乃議引還將發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恩遽焚棄芻糧數十萬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復皆失之周主以違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知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謂陛下褊隘疑忌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

事安必所擇皆賢與能而不爽知人之鑿乎觀周世宗事皆親決而美政史不勝書可以知治要矣

乃失政之本乎。不從。高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

冬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朘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所向克捷。

周罷諸道巡檢使臣。

周主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十一月。周河隄成。

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隄而出。灌齊棣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以給食。久不能塞。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菰，即茭米也。稗，草似穀者。

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北漢主自高平之敗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及是北漢主殂告哀于遼遼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于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遼表稱男遼賜詔謂兒皇帝。

湖南大饑。

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于微賤知民間疾苦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乙卯周顯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

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

周遣使如夏州。

一齎詔往責而彝興謝罪恐後由周世宗灼見其無能爲是以言下立斷曩不如志若狃于優借之說姑息調停轉至損威敗事侵尋貽害觀于宋人以天下全力爲西夏一隅所困莫敢誰何對此能無靦厚乎

先是周主圖晉陽折德扆將兵來朝因置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李彝興以德扆與已並列恥之塞路不通周使周主謀于宰相對曰夏州邊鎭朝廷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周主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齎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罪

周制縣令（縣令錄事）州錄法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周浚胡盧河（在趙州寧晉縣東南今名寧晉泊亦曰北泊漳滏諸水所匯下流至冀州合滹沱河）城

李晏口今曰李晏鎭。有二。一在河間府景州東北爲東鎭。一在深州南爲西鎭。以張藏英范陽人。嘉貞之後。爲沿邊巡檢使。

遼人屢侵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閒。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大名臨清人。韓通太原人。將兵夫浚之。築城于李晏口。留兵戍之。周主召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超等覘役。嘗爲遼人所圍。藏英引兵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二月。庚子朔。日食。周詔羣臣極言得失。

詔曰。朕于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夏。四月。周廣大梁城。

周主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令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

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

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宜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恩隱。謂矜恤也。周主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周

主重之。以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萊州掖人。）伐蜀。

周主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偕取秦州。

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

六月。周主親錄囚于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周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蜀遣使如唐及北漢。

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二國皆許之。

周以張美字元璉。貝州清河人。權點檢三司事。

初周主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周主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至是以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以權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九月。周始鑄錢。

周主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隱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周主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拒周兵。王景遣裨將以兵趣唐倉。鎮名。在漢中府鳳縣北。扼蜀歸路。蜀將戰敗。秦州判官趙玭澶州人。舉城降。成階二州皆降。百官皆入賀。周主舉酒屬王

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蜀李廷珪、伊審徵請罪。蜀王皆釋之。致書請和于周。周主怒其抗禮。不答。周師圍蜀鳳州。節度使王環拒守。不下。久之城陷。執環及都監趙崇溥。崇溥不食而死。環召見。周主嘉其不降。授右驍衛將軍。王環。鎭州人。

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周以李穀爲淮南前軍都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旣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又遣使通遼及北漢。約共圖中國。然遼利其貨。徒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爲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場無事。罷之。淸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及是周師將至。唐人大懼。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

周疏汴水。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汙澤。周主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周主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遣兵拒周師于壽州。周師擊敗之。

唐主以劉彥貞兖州中都人。爲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後晉開運末奔唐。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梁縣。今屬鳳陽府。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還金陵謀國難。周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鎮名。有二。一在潁州府潁上縣東南。爲西鎮。一在鳳陽府壽州。爲東鎮。兩鎮夾淮相對。濟淮。

王彥超敗唐兵于壽州城下。

周樞密使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卒。

仁誨卒。仁誨爲周太祖所親重。居中謀畫。愼密不聞于人。謙謹好禮。爲士大夫所稱。周主欲

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謂年月方道不利。周主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遣使入貢于周。

吳越王俶遣使入貢于周。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俶既奉詔。又以其相吳程言。遣兵襲唐常州。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危乎。已而唐主以柴克宏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壽召還。宣潤都督燕王冀表留之。時吳程已克常州外郭。克宏引兵襲擊其營。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吳程。字正臣。山陰人。元德昭。本姓危。字明遠。撫州南城人。惡危字。更姓爲元。柴克宏。再用之子。

丙辰 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周行逢據湖南。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周主下詔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將兵先

赴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救之。穀退保正陽。彥貞素驕貴無才畧。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彥貞不從。李重進度淮逆戰。大破之。斬彥貞。擒其裨將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爲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淸流關。淸流關在滁州西南。

周以李重進爲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

二月周主命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先是周主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之。徙正陽浮梁于下蔡。遣趙匡胤擊唐兵于塗山。大破之。至是下蔡浮梁成。

周主自往視之命匡胤倍道襲淸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突陣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趙普至是范質以爲滁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則爲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

唐主遣鍾謨字重盎崇安人李德明奉表于周

唐主先奉書于周稱唐皇帝願以兄事周周主不答及是以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于周謨德明素辯口周主知其欲

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于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以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八戰栗不敢言

周取唐揚州

周主詗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令坤奄至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唐副留守馮延魯髡髮僧服而逃軍士執之令坤慰諭其民使皆安堵已而唐泰州尋復取周取唐光舒蘄州

唐滅故吳主楊氏之族

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爲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

王逵受周詔攻唐過岳州潘叔嗣燕犒甚謹逵左右索取無厭譖叔嗣于逵逵面罵之叔嗣慙恨謂其下曰逵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乃以兵襲朗州逵還戰敗死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朗州非吾利也乃歸岳州使將吏迎周行逢于潭州行逢至或請以潭州

矢大如椽自古未聞弩雖千鈞亦難以張發且果如所云則鏃之大當幾何中髀非洞即折又安能破骨出之史家特欲顯張瓊之勇壯而不計其言之害理附會失實何以徵信

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潭州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節鉞與之召使至府受命既至數其罪而斬之行逢乃自稱武平留後奉表于周

三月周主行視水寨

周主至淝橋（淝水上之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舉一石趙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館陶人）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

唐主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然晟若辭之。則爲負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李昪之陵。一抔土。餘無所知也。既至。周主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于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聞之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周主釋之。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于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周主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請歸白唐主獻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賜唐主詔曰。諸郡悉來。大軍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

行軍而設之監雖得其人猶不免于掣肘況以覺之庸陋惟知擁兵坐視逼朱元以棄淮北安得不槃閫外之計至明代專任閹寺而冒功匿敗其弊不可枚舉自古覆轍相尋怙不知怪亦可慨也

不迫人于險。言盡于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唐主復上表謝。德明盛稱周主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言多過實。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因譖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李徵古。壽春人。

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爲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于親王。重莫重于元帥。安用監軍爲哉。不從。

夏。四月。唐兵攻六合。趙匡胤擊破之。

先是周主命匡胤將兵屯六合。唐將軍陸孟俊以兵趣泰州。周兵遁去。進攻揚州。韓令坤亦走。周主急遣匡胤屯六合。匡胤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乃還揚州拒守。擊破唐兵。擒孟俊殺之。至是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

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匡肩曰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其破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匡肩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于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肩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周主如渦口

周主攻壽州久不克失亡頗多糧運不繼議欲旋師乃先幸濠州會渦口作新浮梁成復自濠州如渦口欲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周主嘗怒竇儼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周主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儼罪不至于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周主意解乃釋之

五月。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

六月。唐遣員外郎朱元。沈卯八。本姓舒。事李守貞。易其姓。使于唐。守貞敗。遂仕唐。將兵復江北諸州。

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畧。唐主以為能。故用之。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

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境內以治。行逢性勇敢。果于殺戮。夫人嚴氏諫之。行逢怒。嚴氏因請往視家田。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若此。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嘗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隴畝乎。行逢遣遂之。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易為逃匿耳。行逢為少損。嚴氏通鑑作鄧氏。今依五代史。

唐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幷兵攻壽州。

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博易也謂以茶鹽易徵其粟帛也）又興營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爲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邱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于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自守毋得擅出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

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聲援。軍政皆由于陳覺。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之。無敢言者。

八月。周作欽天歷。

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河南洛陽人。所撰也。

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

周主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周主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

歸心哉。

周以趙匡胤爲定國即同州匡國軍。改號。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匡胤表趙普爲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

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周主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會得唐蠟書。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主不之信。已而重進詣永德營宴飲。永德意解。唐主聞之。以蠟書誘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周主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于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

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貶鍾謨爲耀州司馬既而周主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周召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詣闕尋遣還山

周主召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丁巳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遣邊鎬朱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軍于紫金山在壽州東北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周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

五千人奪其二寨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悒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于夫人薛氏薛氏曰妾于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二月周更造祭器祭玉

命國子博士聶崇義河南洛陽人討論制度爲之圖

三月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

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周主以爲恨反自壽春于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之自閔河即蔡河舊自祥符尉氏至陳州入潁宋史河渠志蔡河兼閔水

以通舟楫是也今堙沿潁入淮唐人大驚三月周主渡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冑軍于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舉寨萬餘人降周其餘衆沿流東潰周主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爲忠正軍徙治下蔡

周主耀兵于壽州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舁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臥不能起周主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

柴守禮犯法事論者紛如聚訟周世宗既承郭氏之業則爲人後者爲之子自不得復顧所生若如胡寅所云尊守禮爲太上皇而爲郭氏立後是襲人之統緒而陰據之殊非情理之正然毛裏至性豈容恝忘隆稱雖不可躋加孝養獨不當兼盡乎誠使迎奉京師安居宮禁循晨昏起居

州治下蔡。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周主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徐州滕縣人。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横。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周主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周主知而不問。

夏。四月。周主還大梁。

周疏汴水入五丈河。在開封府祥符縣北。九域志。河即禹貢之菏澤。從都北歷陳留及鄆。其廣

之節何致守禮以踞毗殺人必待屈法以全恩乎慮之引拠直是以視其父稱之云爾并且諱言其子名不正而義不安其何以訓天下周世宗固五季令辟此則不能爲賢者諱也趙華援桃應設問曲爲較論無異癡人說夢歐陽修且從而贊美之豈足語于褒貶之正哉

五丈。故名。

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大梁。

五月。周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勅格煩雜不一。命侍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爲刑統。

唐敗周兵。斷其浮梁。

唐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行德于定遠。唐以廷謂爲應援使。

秋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爲樞密使。

穀臥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九月。周以竇儼(儼字望之。儀之弟。)為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論政刑及勸農經武之要。以為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太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一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屢詔聽民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威靈所加。前無彊敵。今以衆

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周主善之。

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遼北漢會兵攻周潞州。不克而還。

十二月。唐泗州降周。

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周主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

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舉城降周。先是廷謂上表周主。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禀命。然後出降。許之。至是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

將長通鄭昌以忠義。延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延謂斬之而降。李延鄒。邵陽人。時周主進攻楚州。延謂謁見周主。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兵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兵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乃至。

周主聞泰州亦無備。遣兵襲取之。已而周克唐海州。

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

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于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戊午 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鋹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鑿鸛水。即老鸛河。舊在淮安府城西北。今堙。引戰艦入江。

周主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今日北神鎮在淮安府城北不得渡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周師拔唐靜海軍南唐置宋改通州今州隸江南

周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周主遣使如吳越語之曰卿去雖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

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史不詳里系死之

周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巷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

降者

二月北漢攻周隰州不克

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字温玉正定人謂都監李謙溥字德明并州孟人日今大駕南征澤州胡三省曰當作隰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卽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募死士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

三月唐以太弟景遂爲晉王燕王冀爲太子

景遂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冀嫡長有軍功宜爲嗣唐主乃立景遂爲晉王以冀爲太子參決庶政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周主至揚州如迎鑾鎮遣水軍擊破唐兵唐主聞周主在江上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于太子冀使聽命于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見周兵之盛白周主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周主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地輸貢物數十萬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周主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

周汴渠成

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檝始通

夏五月辛巳朔日食

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延巳嚴續樞密使陳覺皆罷初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嘗笑烈祖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與其黨談論更相倡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君嘗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嘿然

秋八月唐太子冀殺其叔父晉王景遂

唐太子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仗擊之曰吾

彬奉使吳越不受饋遺可謂明於辭讓之節厥後統兵入蜀獨能整飭部衆不犯秋毫宋初名將無出其右由其律己甚嚴故令無不從耳

當復名景遂。冀密遣洪州都押牙袁從範毒殺景遂。唐王不之知。

南漢主晟殂。子鋹立。本名繼興。即位更名。

鋹年十六。國事皆決于龔澄樞。宦者。知承宣院盧瓊仙。女侍中。等。臺省備位而已。

周遣閤門使曹彬字國華。正定靈壽人。如吳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鄉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于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稅

周主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艾以地為氏穎須城人）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并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諸邑課戶（唐制令上戶出課給官員月料謂之課戶）及俸戶（歛歲之稅使高戶主之收其息給俸謂之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十一月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二書名）

唐放其太傅宋齊邱于九華山

齊邱多樹朋黨陳覺李徵古共相附和唐主惡之（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吾欲釋去萬幾誰可以託國徵古請授齊邱覺亦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

皆妥宋公。先行後踐、臣等時入侍談釋老。不亦可乎。唐主心慍。卽命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喬惶恐請見。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遂出徵古洪州。罷覺近職。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會周遣鍾謨馮延魯還唐。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欲報之。知陳覺前自周還。矯周主命、言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斬之。唐主未之信。謨因請復之于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書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周主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乃詔暴齊邱等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宣州安置。尋殺之。徵古賜自盡。齊邱未幾自經死、



